

# 汉语句类和语气的句法分析\*

邓思颖

**提 要** “句”分为句子和小句。小句赋予特定的时间意义和句类,带上语气的小句成为句子。汉语表示句类最基本的形式手段是语调,句法上体现为标句词。语气主要表达了话段意义,可以体现为语气词。汉语的语气词可以分为焦点、程度、感情,只在根句出现。

**关键词** 小句 句子 句类 标句词 语气

## 一 句子和标句词的关系

生成语法学一般认为标句词(complementizer,简称 C)是组成句子的一个重要的词类,句子就是一个标句词短语 CP。在生成语法学的文献里,汉语的语气词(或称为“句末助词”)往往分析为标句词,并且在句法里扮演重要的角色(Lee 1986,汤廷池 1989,Cheng 1991, Li, Yenhui Audrey 1992,邓思颖 2000、2003、2005,徐杰 2005,石定栩、胡建华 2006,何元建 2007 等)。Cheng(1991)提出每个小句必须由语法手段标示句类,并认为汉语语气词是用来标示句类。Chomsky(1995: § 4)提出标句词跟语态(mood)或“语力”(force)相关,并赞同 Cheng(1991)的观点,认为标句词的功能是决定句类。

Cheng(1991)曾把汉语的“呢”分析为标句词,作为“疑问助词”,如例(1)、(2)。然而,“呢”不能在嵌套小句(embedded clause)出现,如例(3)括号内的小句主语,显然跟很多使用疑问助词的语言不同。例如日语、Navajo 语等的疑问助词既可以在根句(root)出现,又可以在嵌套小句内出现(根据 Cheng 1991 的观察);而例(3)的不合语法也跟例(4)的英语标句词 whether 不一样,whether 在嵌套小句内出现。汉语的语气词只能在根句出现,不能在嵌套小句出现(汤廷池 1989),汉语方言的语气词也遵守相同的限制,例如粤语(邓思颖 2006a、2009)。如果汉语的语气词是标句词,为什么只能在根句出现?如果语气词只在根句出现,那么汉语嵌套小句的句类又靠什么手段来标示?

(1)张三喜欢什么呢?

(2)张三来不来呢?

(3)[张三来不来(\*呢)]跟我没有关系。

\* 本文初稿曾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的“句子功能”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 年 10 月 17~19 日)上宣读,笔者衷心感谢以下学者有益的讨论(按拼音序):蒋平、徐杰、尹洪波、张谊生、赵春利、左思民等先生。文中错漏与上述几人无关。

(4)[Whether John came]doesn't matter.

## 二 小句和句子之别

汉语语法学者一般只区别“短语”(主谓结构)和“句”(小句/句子)。《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认为“句子由词或短语组成。每个句子都有一定语气、语调”。邢福义(1997:16~17)认为“句子语气不包含于词和短语,词和短语不带有句子语气。……词或短语,一带上语气,便成为小句。……准确点说,句子语气黏附于小句直接构件,从而形成小句。”根据这些看法,句是包含语气的成分。

除了语气外,停顿对界定句也起重要的作用。朱德熙(1982:21)认为“前后都有停顿并且带着一定的句调表示相对完整的意义的语言形式”才算是句子。例(5)是朱德熙(1982:210)的例子,他认为有歧义,可以有三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是“了”在例(6)的括号内。按照他的定义,例(6)的括号前头没有停顿,不应该算作句子。不过,按照他的分析,“了”是语气词。那么,“了”的出现可不可以让例(6)的括号部分诠释为句子?例(7)的括号部分是修饰“40多名职工”的关系小句。<sup>①</sup>有“了”但后头没有停顿的括号部分又算不算句子?石定栩、胡建华(2006)认为“了”是标句词。为什么例(6)和(7)的小句允许标句词的出现,但例(3)却不行?

(5)我知道你去过了。

(6)我知道[你去过了]

(7)[失去工作了]的40多名职工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我们有必要把“句”分为两类:“句子”(sentence)和“小句”(clause):小句赋予特定的时间意义和句类,带上语气的小句成为句子。句子是比小句更大的语法单位,它们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语气。有语气的“句”是句子,没有语气的“句”是小句。

小句可以表示特定的时间意义,不能表示时间意义的主谓结构往往不能成句,有时候要求加上表示时间的成分才可以成为小句,例如表示时间意义的“了”的出现让例(8)变得“自足”(孔令达 1994,胡建华、石定栩 2005 等)。

(8)他做完作业了。

小句可以划分句类。句类是按照“句子意义”(sentence-meaning)划分,由句子的语法特点来决定,独立于语境(Lyons 1995)。句类跟陈述式、疑问式、感叹式、祈使式等有关,可通过特定的语调反映出来,或许通过书面上的标点符号反映出来。汉语的句类由句子意义来划分,并且由一些显著的语法特点来决定,例如由疑问代词、感叹词的使用、特殊的句型、主语和谓语的选择等“词汇手段”(徐杰 2003)来显示,但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似乎是语调。每种句类都有特定的语调,例如陈述句的“陈述语调”,祈使句的“急降而且很短促的语调、比较平缓的降语调”,感叹句的“降语调”,而疑问句的语调是“不可或缺的”,例如用“升调”的特指问、用“疑问语调”的是非问句等(黄伯荣、廖序东 2002)。因此,表示汉语句类最基本的形式手段,应该是语调。例如感叹句的例(9)和疑问句的例(10),虽然表面上看来好像一样,但区别的方式主要依靠语调。

(9)他多胖!

(10)他多胖?

语气只出现在句子的层面。语气是一个笼统的大类,是“各种情绪的表达方式”(王力 1985[1943/1944]:160),可以包括语态、<sup>②</sup>言语行为(speech act)或其他跟话语(discourse)相关的特点。语态指说话人对语句事实内容的态度,例如不肯定、明确、含糊、推测等。言语行为跟

说话人的示意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相关,指承诺、指令、表情、宣告等内容,联系了语言、说话人、话语等方面。因此,语气主要表达了“话段意义”(utterance-meaning),跟说话时的语境有关,属于语用的层面。像语态、言语行为等话语特点在汉语语法学也称为“口气”,表达思想感情色彩。

形式方面,语气可以体现为语气词、语调。句调属于语调,汉语的升调表示“反问、疑问、近义、号召”等语气,降调表示“陈述、感叹、请求”等语气,平调表示“严肃、冷淡、叙述”等语气,曲调表示“含蓄、讽刺、意在言外”等语气(黄伯荣、廖序东 2002)。至于句子的前后停顿,也应该属于语调的一种表现,而且可以表达一定的意义(黄伯荣、廖序东 2002)。虽然语气对句类的划分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语气和句类并不一样。前者主要表达了话段意义,跟说话时的语境有关;后者是按照句子意义划分,由句子的语法特点来决定,独立于语境。

### 三 语气词的句法分析

常见的汉语语气词有“吗、吧、嚟、啊、哎、呕”等(胡明扬 1981、1987,朱德熙 1982 等)。通过连读和合音,这几个语气词还可以产生出好几个“合成语气词”,例如“呗”(bei/bai)(=“吧”ba+“哎”ei/ai)、“嘛”(ma)(=“嚟”me+“啊”a)等(胡明扬 1981、1987)。例(11)显示了“呢”在“吧”之前,例(12)的“哪嘛”可以分拆为“呢+嚟+啊”,“嘛”是“嚟+啊”的合成语气词,例(13)的“呗”是“吧+哎”的合成(胡明扬 1981、1987,朱德熙 1982),例(14)的“了”在“呢”之前(B. Li 2006)。如果把表示时间的“了”一并考虑,可以得出(15)的顺序。

- (11)他还没走呢吧? (12)他在那儿蹲着哪嘛!  
(13)已经有了婆家了呗! (14)香港最近下雪了呢。  
(15)了 > 呢 > 吧/吗/嚟 > 啊/哎/呕

“呢”不是语气词,主要作用是“提请对方特别注意自己说话内容的某一点”(胡明扬 1987),有“你不知道吧,让我告诉你”的意味(左思民 2009)。“注意某一点、让我告诉你”的作用,应该是焦点(focus)一种最基本的功能;“吗”表示表意语气,有提问的作用(胡明扬 1987);“吧”表示表态语气,赋予不肯定的口气(胡明扬 1987,邵敬敏 1996);“啊”表示说话人的感情,具体色彩随说话内容和语言环境而定(胡明扬 1987)。(15)这个顺序可以概括为四组成分,即表示时间的“了”、表示焦点的“呢”、表示语气程度的“吗、吧”、表示感情的“啊”,并简化为(16)。

- (16)时间 > 焦点 > 程度 > 感情

汉语的“了”是语法化的成分,负载时间信息,句法上组成时间词短语“TP”(邓思颖 2003 等)。汉语表示句类的语调,性质比较特殊,形式比较清晰,虽然属于超音段的成分,但可以自成一类,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标句词 C,形成标句词短语 CP。标句词短语是小句,小句既可以在根句出现,又可以作为嵌套小句。上述例(6)、(7)的括号部分是标句词短语,包含了时间词“了”和由语调形成的标句词。

跟焦点、程度、感情有关的成分,可以合成一个大类,体现为语力、焦点,合称为语气词 F。汉语的语气词应该位于标句词短语以外的位置,并且只能在根句出现。表示焦点、程度、感情的语气词各自组成语气词的一个小类,可以分别写作  $F_1$ 、 $F_2$ 、 $F_3$ ,可以各自组成语气词短语  $FP_1$ 、 $FP_2$ 、 $FP_3$ 。例(12)是一个三组语气词都齐全的例子。“哪嘛”由三个语气词组成,表示焦点的“呢”加在标句词短语之上,形成  $FP_1$ ;然后,表示语气程度的“嚟”加在  $FP_1$  之上;最后,表示说话人感情的“啊”加在  $FP_2$  之上,形成了  $FP_3$ ,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如例(17)的结构。“呢

+ 嚟 + 啊”在音韵的层次经过同化、合成等后重新分析为“哪嘛”。

(17) [FP3 [FP2 [FP1 [CP 他在那儿蹲着 ] 呢 ] 嚟 ] 啊 ]

换句话说,包含“了”和表示句类的语调是小句,包含“吗、吧”等语气词是句子,形成根句,“吗、吧”等语气词并不能在小句出现。上述例(3)的“呢”是语气词,不是标句词,跟例(4)的whether不一样;而括号部分是小句,只能分析为标句词短语,不可以分析为比标句词短语更大的成分。因此,“呢”只能在句子内出现,处于根句的层次,不能在作为嵌套小句的括号内出现。

小句和句子的分野可以进一步解释例(18)的语感。“吗”只能理解为在根句出现的语气词,它的辖域(scope)涵盖整个句子,如例(19),让整个句子具有提问的功能,要求听话人回答(如“对,我想知道”);但“吗”不能在嵌套小句内出现,如例(20),理解为“你想知道张来不来”的非提问的意思。既然小句由标句词短语组成,没有语气词短语,因而语气词也就无法出现。我们过去知道语气词只在根句出现(汤廷池 1989,邓思颖 2006a、2009等),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看来比较合理的句法解释。

(18) 你想知道张三年来吗

(19) [你想知道张三年来] 吗?

(20) \* 你想知道 [张三年来吗]。

#### 四 结 语

从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我们提出了句子和小句的句法结构,作为分析汉语的“句”。把组成句子和小句的成分,分解为一系列的功能词,各自在句法内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正是生成语法学“制图理论”(cartographic approach)的基本精神(Rizzi 1997, Cinque 1999)。小句和句子由一些为数不多的功能词组成,它们的分工明确,在句内扮演清晰的角色,表示了时间、句类、语气等,无论意义还是功能,都极具限制性。近来生成语法学研究受到“制图理论”的启发,为汉语的句子作精细的句法分解,尽管具体的细节和操作的技巧不尽相同,但也得出一个跟本文接近的结构分析(如蔡维天 2007等)。小句和句子的句法区分,汉语方言(如粤语)也同样遵守(邓思颖 2006b、2009, Tang 2009, B. Li 2006),并且在人类语言里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Cinque 1999等),反映了人类语言的一些核心性质。

#### 附 注

①例(7)来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现代汉语语料库。

②语义学对“mood”(语态)有比较狭窄的定义,也可以翻译为“语气”,是“语气”的狭义理解。此外,“mood”和“modality”不一样,详见尹洪波(2009)、赵春利、石定栩(2009)的讨论。有关“语气”的定义以及在汉语语法学的历史沿革,详看石定栩(2009)的介绍。

#### 参 考 文 献

- 蔡维天 2007 《重温“为什么问怎么样,怎么样问为什么”》,《中国语文》第3期。  
邓思颖 2000 《自然语言的词序和短语结构理论》,《当代语言学》第3期。  
—— 2003 《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5 《从生成语法学观点看“小句中枢说”》,《汉语学报》第1期。  
—— 2006a 《粤语疑问句“先”的句法特点》,《中国语文》第3期。

- 2006b 《粤语框式虚词结构的句法分析》,《汉语学报》第2期。
- 2009 《粤语句末“住”和框式虚词结构》,《中国语文》第3期。
- 何元建 2007 《生成语言学背景下的汉语语法及翻译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建华、石定栩 2005 《完句条件与指称特征的允准》,《语言科学》第5期。
- 胡明扬 1981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中国语文》第5、6期。
- 1987 《北京话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
- 黄伯荣、廖序东 2002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孔令达 1994 《影响汉语句子自足的语言形式》,《中国语文》第6期。
- 邵敬敏 1996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石定栩 2009 《汉语的语气和句末助词》,将刊于《语言学论丛》。
- 石定栩、胡建华 2006 《“了<sub>2</sub>”的句法语义地位》,《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三)》,北京:商务印书馆。
- 汤廷池 1989 《汉语词法句法续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 王力 1985[1943/1944] 《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邢福义 1997 《汉语语法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徐杰 2003 《词汇手段、语法手段与语音手段在疑问句中的互补与互斥》,《汉语语言与计算学报》第1期。
- 2005 《词组与小句之间的差异及其蕴含的理论意义》,《汉语学报》第3期。
- 尹洪波 2009 《语气及相关概念》,“句子功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 赵春利、石定栩 2009 《语气、情态与句子功能类型》,“句子功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左思民 2009 《普通话基本语气词的主要特点》,载程工、刘丹青主编《汉语的形式与功能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Cheng, Lisa L.-S. (郑礼珊). 1991.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inque, Guglielmo.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T. James (黄正德).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Lee, Thomas Hun-tak (李行德). 1986. *Studies on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Li, Boya. 2006. Chinese Final Particles and the Syntax of the Periphery. Utrecht: LOT.
- Li, Yen-hui Audrey (李艳惠). 1992. Indefinite wh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 125-155.
- Lyons, John. 1995.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281-337.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Tang, Sze-Wing (邓思颖). 2009. The syntax of two approximatives in Cantones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formed with *zai6*.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7(2), 227-256.

(邓思颖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He, Hongfeng, From the Manner Predicate to the Adverbial: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Cognitive Mechanism**

The manner predicate in a structure of consecutive predicates may have undergone such a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s: manner predicate > manner predicate/manner adverbial > manner adverbial. The syntactic mechanisms of making this process include the adverbial marker “*de* (地)”, a phonetic pause and reanalysis. This type of manner predicate is subjective and imagery, and this type of syntactic phenomenon can be explained basically by the causal event-frame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attention-windowing of causal event-chai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Key words:** manner predicate, manner adverbial, grammaticalization, cognition, event frame

**Zhang, Zhenxing, The Enlightenment on the Research of Dialects Gained from the Study of Several Important Characters in Gan Diale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tudy of several important characters in Gan dialects,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their consistency and divergence, as well as the position of Gan dialect may take among all Chinese dialects. Gan dialect is spoken in an area between Wu and Xiang dialects regions, and surrounded by Min, Yue, Kejia and Northern dialects regions, so it has an explicit nature of dialect-transition and displays high consistency with southeastern dialects in some areas, but retaining its own features.

**Key words:** Chinese dialects, Gan dialect, characters, southeastern dialects

**Chen, Lizhong, On the “*Taibu* (太不)+VP” Construction in Taibai Dialect**

“*Taibu* (太不)+VP” construction in Taibai Dialect has its own features. Compared with Putonghua, in Taibai dialect verbs which can be used in the “*taibu* (太不)+VP” construction are those of action not of ment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expresses weak negation just like “*taibu* (太不)+VP” construction. In Taibai dialect “*taibu* (太不)+VP” and “*butai* (不太)+A” are in complement distribution.

**Key words:** Taibai dialect, “*taibu* (太不)+VP” construction, adverb “*tai*”, “*bu*”

**Tang, Sze -Wing, A Syntactic Analysis of Clause Types and Mood in Chinese**

Every clause is assigned a temporal meaning and a type. A clause is interpreted as a sentence when mood is introduced. Intonation is the basic strategy to indicate the clause type in Chinese and can be realized as a complementizer syntactically. Moo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utterance meaning and can be overtly realized as so-called modal particles. The modal particles are found in the root, expressing focus, degree, and some discourse properties.

**Key words:** clause, sentence, clause type, complementizer, mood

**Ma, Hongcheng; Xiong, Wen & Xu, Jie, The Syntactic Position of the Sentence -negation-marker and some Relevant Explanations**

Sentence-negation-marker can actually appear in three sensitive positions in a sentence only, namely at the sentence initial, middle and final positions, though in different languages its position seems to be of a great variety, which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movement determined by the lexicon features.

**Key words:** negation marker, sensitive positions, movement